

新校正詞律全書卷首

校
子
詞
集

總目

序 原序 萬自序

發凡 續說

目次 韻目

詞人姓氏錄

詞二十卷

拾遺補體調六卷

補注二卷

補遺一卷

唐藝文志經部樂類有崔令欽教坊記一卷其書羅列曲調之名自獻天花至同心結凡三百三十有五而今詞家所傳小令如南歌子浪淘沙長調如蘭陵王入陣樂其名皆在焉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曲也而唐志列之樂類又以此知今之詞古之樂也近世儒者與言十二律之還相爲宮六十律之由執始而終南事皆茫乎莫辨而獨與言詞則曰小道也伸紙染翰率爾而作嗟乎詞即樂也可易言乎此萬氏詞律

一書所以發憤而作也。詞律之作蓋以有明以來詞學失傳。舉世奉嘯餘圖謚爲準繩。但取其便乎吻而不知其反乎古。于是掃除流俗。力追古初。一字一句皆取宋元名作排比而求其律。嚴而詞之道尊矣。惟因行匠之中。書籍無多。且成於康熙二十六年。其時

欽定詞譜未出。無所據依。故考訂之疏。猶或不免。道光中吳縣戊君順卿高郵王君寬甫均議增訂之。而卒未果。咸豐中秀水

杜彼舛觀察乃始有詞津校勘記之作萬
氏原文有誤叶者有失分段落者有脫漏
至廿餘字者有并作者姓名而誤者一一爲
之釐訂洵乎萬氏之功臣矣同治中吾
邑徐誠庵大令又撰詞津拾遺補其未收
之調一百六十有五補其未備之體三百
一十有六雖遺漏尚多然蒐輯之功亦不
可沒也恩竹樵方伯久任蘇藩去煩蠲苛
與民休息公事之暇不廢詠歌而尤工於
倚聲所著蘊蘭吟館詩餘深入宋賢之室

每以詞津一書爲詞家正鵠而原版漫漶
已甚乃與筱舫觀察重校刻之即以筱舫
校勘記散附各闕之後以便學者又購得
誠庵拾遺原版使附詞律以行以廣其傳
此在詞學中亦可云學覽之譚輿摘翰之
華苑矣余幸與諸小游樂觀厥成乃書此
于簡端俾學者知萬氏勛造之功與諸君
予精益求精之意勿以詞爲小道而易言
之且由今樂而推古樂則漢初所謂制氏
之鏗鏘者或猶可得其仿佛也

光緒二十二年歲在丙子冬十月甲午德清
俞樾并書



詞律序

有韻之文肇自虞歌降而曰詩曰騷曰賦莫不以音節鏗鏘為美傳及後世學詩學騷學賦者溯源及流皆可各遵所尚然自成厥章不失古作者之體裁而已未嘗必曰櫛字比域於本文而設為章程以律之也詩之變古而律其法猶寬至詩變而為詞其法不得不加密矣何者詞為曲所盪觴寄情歌詠既取手神之蘊藉尤貴音調之協和其倡為名目諸公皆才士而又精於聲音節奏之微妙故凡其篇幅短長字句平仄皆非無故決然為一定不可移易焉者世無知音鮮識其奧而作者又不自言其所以然以告於後人於是世之自命為才人宿學遂不問古作者製詞之所以然而竊謂裁割字句交互平仄之間無事拘泥可任情率意更改增減詎知古調盡失詞之名存而音亡矣嘻設詞可不拘成格惟憑臆是逞則何不以詩以騷以賦不必曰櫛字比者為之而必詞之為耶夫既刻意為詞復故失其音節之所在不惑之甚耶陽羨萬子有憂之謂古詞本來自今泯滅乃究其弊所從始緣諸家刊本不詳考其真而訛以承訛或竄以已見遂使流失莫底非亟為救正不可然欲救其弊更無他求惟有句櫛字比於昔人原詞以為章程已耳因輯成此集考究精嚴無微不至著名曰詞律義取乎刑名法制

若將禁防饒達不率之為者顧推尋本源期於合轍而止未嘗深刻以繩世之自命為才人宿學者也夫規矩立而後天下有良工銜勒齊而後天下無泛駕吾知嗣自海內詞家必更無自軼於尺寸之外而詞源大正矣爰喜而授之梓

康熙丁卯上巳山陰吳興祚題

古者里巷歌謠皆被金石士於聲音之道未嘗斯須去之故其感通甚大漢之樂府猶有風雅之遺六朝或用其名為五言八句而唐世所傳若沈香被詔之作旗亭畫壁之詩及江南紅豆之曲大抵其可歌者多五七言絕句頃歲

上詔詞臣更定樂章於是悉按太常所習見其詞亦多似絕句體作者循其舊而不敢越若填詞然蓋古曲之亡而士之不習於音久矣詞始於唐盛於江南而大備於宋花間草堂爛然一代之著作至姜白石輩間為自度曲而北宋諸家已並用當時二定之調而知諸曲復創自何人至如此其多而及其廢也又何一旦風流歇絕更無一人能記其拍以寫其遺音者斯亦可惜也已夫古者言在而音赴之今則音亡而欲存其言於尋章摘句之末猶不能盡合至凌夷舛謬以漸失唐宋之舊三百餘年以來寥寥數公之外詞幾於亡雖欲不亡而放失滋甚是諸作譜者之罪也吾友萬子紅友蓋於聲

音之道深決情性未嘗斯須去之久而得其所以然者也所著詞律不獨剔抉諸譜之訛謬至無遺憾若其所論上去二聲之別皆得之口吟神會若發天地之藏而適合古人已然之迹凡其所駁正一準以前人之成作而無所穿鑿傳會於其間故其可貴在是余昔聞其書未見也茲來嶺表則吳大司馬留村先生已加賞定而付之梓矣比年詞學以文則竹垞之詞綜以格則紅友之詞律竊喜二書出而後學者可以為詞雖起宋諸家而質之亦無間然矣錫山弟巖繩孫題

詞律自叙

既自曲調既興詩餘遂廢縱覽草堂之遺帙誰知大晟之元音然而時屈金元人工聲律迹其編著尚有典型明興之初餘風未泯青邱之體裁幽秀文成之丰格高華矩矱猶存風流可想既而斯道愈遠愈離卽世所膾炙之婁東新都兩家擷芳則可佩就軌則多岐按律之學未精自度之腔乃出雖云自我作古實則英雄欺人蓋緣數百年來士大夫輩帖括之外惟事於詩長短之音多置弗論卽南曲盛行於代作家多擅其名而試付校讐類皆齟齬况乎詞句不付歌喉涉歷已號通材摹仿莫求精審故維揚張氏據詞而為圖錢唐謝氏廣之吳江徐氏去圖而著譜新安程氏輯之於是嘯餘譜一

書通行天壤靡不駭稱博覈奉作章程矣百年以來蒸嘗弗輟近歲所見剞劂載新而未察其觸目瑕癥通身罅漏也近復有填詞圖譜者圖則葫蘆張本譜則贗捧嘯餘持議或偏叅稽太畧蓋歷來造譜之意原欲有便於人但疑拗句難填試易平辭易叶故于每篇作注逐字為音可平可仄并正韻而皆移五言七言改詩句而後已列調既謬分句尤訛云昭示於來茲實大誤夫後學不知詩餘乃劇本之先聲昔日入伶工之歌板如嗜卿標明于分調誠齊垂法于擇腔堯章自注鬲指之聲君特致辨煞尾之字當時或隨宮造格初製于前或遵調填音因仍于後其腔之疾徐長短字之平仄陰陽守一定而不移證諸家而皆合茲雖舊拍不復可考而聲響猶有可推乃今汎汎之流別有超超之論謂詞以琢辭見妙煉句稱工但求選豔而披華可使驚新而賞異奚必斤斤于句讀之末瑣瑣于平仄之微況世傳嘯餘一編即為鐵板近更有圖譜數卷尤是金科凡調之稍有難諧皆譜所已經駁正但從順口便可名家于是篇牘汗牛棗梨充棟至今日而詞風愈盛詞學愈衰矣僕本鄙人生為笨伯觀茲迷謬心竊惑焉謂際此熙朝世隆文運翕然風會家擅鴻篇乃以鮑謝雋才燕許大手沈溺于學究兔園之冊顚顛于村伶釘鉸之篇不禁發其嗟吁遂擬取而論訂夫今之所疑拗句者乃當日所

為諧音協律者也。今之所改順句者，乃當日所為捩喉扭噪者也。但觀清真一集，方氏和章無一字而相違，更四聲之盡合，如可議改，則美成何其闇者，而不能製為婉順之腔千里，何其昏庸而不能換一妥便之字。其他數百年間之才流韻士，何以識見皆出今人之下萬萬哉。且詞謂之填，如坑穴在焉，以物實之而合滿，如字可以易，則杌鑿背矣。即強納之而不安，況乎髭斷數莖，惟貴在推敲之確，否則毫揮百幅，何難為磅礴之雄。乃後人不思尋繹古詞，止曉遵循時語，既信其分注為盡善，又樂其改順為易從，人或議其謗牙，彼則援以藉口。嗟乎古音不作，大雅云亡，可勝悼哉。或云今日無復歌詞，斯世誰知協律，惟貴有文。有采博時譽，子鏗鏘，何堪亦步亦趨，反貽譏于樸遯，則何不自製新腔，殊名另號，安用襲稱古調。陽奉陰違，故愚謂信傳而不信經，有作不如無作。又或云古人亦未必全合，如眉山之雄傑詞，嘗見諺于當年，失調亦原自可歌。如王荅之離奇曲，反大行于斯世，不知古人有云取法乎上，擇善而從，非謂舊詞必無誤填。然羅列在前，我自可加審勘，非謂今詞必無中節。然源流無本，我豈敢作依從，故肇於李唐者，本為初始之音，即有詰屈難調，總當仍其舊貫，其行于趙宋者，自皆合律之作。然有比類太異，亦必摘其微瑕，除僻調之單行，未堪援證。

其篇之有據，自貴折衷要當

獺祭而定厥指歸詎宜蠡測而徇其眇見用是發為願力加以校讐戊申己酉之間即

與陳檢討其論此志於金臺客邸丙辰丁巳之際因過鹽官亦國昉此事於蓉湖艸堂

乃未幾而同人皆鵲起以乘車賤子則鶉懸而彈鋏此燕晉南棹楚閩興既敗于飢

驅力復孱于孤立齋此悵恍十稔於茲飈館披玉燈此擗管未嘗不怒焉而抱疚也戊

夏自晉安蓮幕從鞞屨于軍中丑春在端署蕉窗寄琴尊于閣上因緝舊業擬卒前編

時公子琰青方有志於聲律家之學其小阮雪舫復夙負乎長短句之名聞述鄙懷咸

資鼓勵但以官衙嚴謚若新婦于深閨裏秘置三年載籍荒涼如老衲之破笥中殘經

一卷漂泊向天涯海角既不比通都大市有四庫之堪求交遊惟明月清風又不遇騷

客名流無一鷗之可借祇據賀囊之所挈及搜鄴架之所存惟花庵草堂傳前花間萬

選汲古刻諸家沈氏四集嘯餘譜詞統詞匯詞綜選聲數種聊用參較攷其調之異同

酌其句之分合辨其字之平仄序其篇之短長務標準于名家必酌中于各製有調同

名別者則刪而合之有調別名同者則分而疏之複者釐之缺者補之時則慎菴吳子

相為助閱于其初蒼崖姜君更共編摩于其後錄之成帙稍有可觀計為卷二十為調

六百六十為體千一百八十有奇其篇則取之唐宋兼及金元而不收明朝自度

本朝自度之腔于字則論其平仄兼分上去而每詳以入作平以上作平之說此雖獨出乎一人之臆見未必有符於四海之時流然試注目而發深思平心而持公論或片言之微中或一得之足收亦有偶合於古人未必無裨於末學但志在明腔正格自不免駁謬糾謫而近來譜圖實多舛錯作者雖皆守而弗考論者烏可諱而弗詳故諄語累辭遂多繩正之議攻瑕砭疾不無譏彈之聲每有指陳或至過當固開罪於曩哲亦獲戾于今賢雖或邀君子寬大之情能見諒春秋責備之義然自揣愚妄多所懷慙本以祕之帳中豈敢懸諸市上會制府有梓書之役故陵青為訂稿之謀率付殺青殊多曳白因為粗述鄙意勉質方家更縷義例之諸條另作發凡于左幅欲稽列調請覽前篇大言小言恕妄人姑為緒論知我罪我諒哲士定有公評爾

康熙二十六年歲在丁卯上元夕陽羨萬樹題

發凡

紅友樹僭論

嘯餘譜分類為題意欲別於草堂諸刻然題字參差有難取義者強為分列多至乖違如踏莎行御街行望遠行此行步之行豈可入歌行之內而長相思尤為不倫醉公子七娘子等是人物豈可與他子字為類通用題與三字題有何分別惜分飛紗窗恨又不入人事思憶之數天香入聲色不入二字題白苧入二字不入聲色題柳梢青入三字而小桃紅又入聲色玉連環不入珍寶若此甚多分列俱不確當故列調自應從舊以字少居前字多居後既有曩規亦便檢閱

自草堂有小令中調長調之目後人因之但亦約畧云爾詞綜所云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殊屬牽率者也錢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為長調古人定例也愚謂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執之所謂定例有何所據若以少一字為短多一字為長必無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將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調乎如雪獅兒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將名之曰中調乎抑長調乎故本譜但叙字數不分小令中長之名

舊譜之最無義理者是第一體第二體等排次既不論作者之先後又不拘字數之多

寡強作雁行。若不可踰越者。而所分之體乖謬殊甚。尤不足取。因向來詞無善譜。俱以之為高曾典型。學者每作一調。即自注其下。云第幾體。夫某調則某調矣。何必表其為第幾。自唐及五代十國宋金元時。遠人多。誰為之考其等第。而確不可移乎。更有繼嘯餘而作者。逸其全刻。撮其注語。尤為糊突。若近日圖譜如歸自謠。止有第二而無第一。山花子。鵲冲天。天有一無二。賀聖朝。有一三無二。女冠子。有一二四五而無三。臨江仙。有一四五六七而無二三。至如酒泉子。以五列六後。又八體四十四字。九十十一十二體。皆四十三字。故以八居十二之後。夫既以八體之字較多。則當改正為十二。而以九升為八十。升為九矣。乃因舊定次序。不敢超越。故論字則以弟先兄。論行則少不踰長。得毋兩相背謬乎。此俱遵嘯餘而忘其為無理者也。本譜但以調之字少者居前。後亦以字數列書。又一體又一體。作者擇用何體。但名某調。又何行輩之注耶。但圖譜止叙字數。故同是一調。散分嵌列於諸調之間。殊覺割裂。今照舊彙之以便簡尋。至沈天羽駁嘯餘云。一調分為數體。體緣何殊。花間諸詞。未有定體。何以派入譜中。愚謂此語謬矣。同是一調。字有多少。則調有短長。即為分體。若不分何以為譜。觀沈所刻。或注前段多幾字。少幾字。或注後段多幾字。少幾字。是本知此